

晉書

三十五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渠人其先廩吾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文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曾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宗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于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拜為將軍于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獮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万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万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眙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



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曰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祭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白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楫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患之滕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騰騰率衆入州廞遣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

言二十

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昇怒於廞閣下手刃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縣竹廞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捷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刀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

十八九進攻成都，虜聞兵至，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虜長史袁洽及虜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甫、李基詣洛陽陳虜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具寶物，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尚於絲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乃口還。特兄輔素劾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歆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田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虜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乃又欲以滅虜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

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化身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仕閭、趙揚、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驥馬屬蜀，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掣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難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辟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尔，』

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交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馭子虜矣且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眾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矢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力之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眾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眾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窮君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登王

尚覽書曰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顯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敵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龍襄博特躬擊手張龜之眾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眾盡降于蕩太安元

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虛空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淮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椎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且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士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兩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

又

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璜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已欲盡但存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赦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一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以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貴
育之勇舉為東羌督又避地益州刺史趙廣器異之廣之使庠合部眾
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廣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後
於縣竹平趙蓋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
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眾與羅尚
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
特曰毀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
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
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
兄子蕩雄收遺眾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
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二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
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
記黃訇何冲二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眾星散追至
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觸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起而岱阜

死日二一

六

七百九

又至其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
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
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二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
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
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
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
皆空流野無所略士眾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
軍涪陵徐舉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
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
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
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
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
共立雄為主雄僭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

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鸯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嶽深器之與論兵法无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羗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四匹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
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
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
貌少以列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
每謂人曰閔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特
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
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
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克成都于
時雄軍飢甚乃率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
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嚴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
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
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

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
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
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墓隴西襄王父
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徙秦素與詎成都雄迎
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
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
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入其
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因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
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
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士之莠秦置丞相惣領萬機漢
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
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
李雲等率眾二萬寇漢中涇州刺史張昝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
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飢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

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
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離及閻武以
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且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
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將
張寶龍衣梓潼陷之會羅尚率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
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
氏死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
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
可久曠故釋縗經致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
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
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
惶惶昔武王素甲觀丘曾嬰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

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
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
得其才益州遂定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主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
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雋太守李
釗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驥
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
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
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
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佗李軋等由泉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瑒弟忤
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
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瑒稚死者數千人瑒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
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
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
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請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

逼虜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口過為士大夫所推然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者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騁相繼巴郡皆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若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王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

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衆人之倒懸日具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与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示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昶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以為前鋒又遣鎮南任昶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二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子半之戶調絹不過數文綿數兩事少役

稀百姓富貴閭閻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酖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衰以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日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欒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不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沈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比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

王曰九二一

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玨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因信合眾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

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王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於涪玠棄城隆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宣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琰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開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網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勲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目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琰姚華謀襲壽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騫田琰亂

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其城屯兵室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琰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國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亦鳥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謹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玠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讐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

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龍襄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龍襄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荀氏為太后立妻閭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

七子五十一

晉記二一

六

軋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軋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眾寡寡以吳會嶮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議其利害龍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彊官觀靡麗鄴中劾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

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
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
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李
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
切諫壽以為誅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
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
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為王好文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
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
廟以父驤為漢始祖廟特雄為大成廟又下書言於期越別族凡諸制
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
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舊而上書勸壽歸
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龍共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
以諷壽壽報曰省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

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言者不得言先世
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
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
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
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
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昌葉獻文承其甚至親不
遠無宜踈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力
無子求為大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
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龍衣廣於涪城命
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賤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
彊諫諍馬當其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置壽
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眾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
而殺之眾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撩至此始

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
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
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并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
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大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省大司馬桓
溫率水軍伐勢力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外督等數千人
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
外督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駕鸞碕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外督堅
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
里陌外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
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力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
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
東門與外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
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累竊自汶

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
狂愚干犯天威仰斬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興軍鼓伏惟大晉天
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殺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
刻勢尋輿襯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
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
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二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右興渡涅之師是
知戎狄亂華興衰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厥類是繁資剽竊以全生習
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蜀晉綱
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犍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
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舉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
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
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是孫權之亞也若夫立

子以嫡往折曰通訓繼躰承基前脩茂範而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
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勢已深星
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實受罹災期以暴
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糶位罪百周帶
毒甚楚圍獲保婦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
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
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轍野戰群龍李特窺釁盜我
巴庸世歷之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依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巴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童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堅卒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符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以所敗光與王猛討之臨金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以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與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断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以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猛從焉果敗與軍從王猛滅

晉書一百二十二

慕容暉封都亭侯符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謀反符堅聞之曰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符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摠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袍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无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且獨无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辭內脉起成字文曰

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
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
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
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
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
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
財寶請救猶胡僧胡弟訥龍侯將植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
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鎗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
索為罔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
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
為句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
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
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
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悅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
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
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
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
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
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于有
餘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
符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監金不足終
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且在速進進而不捷請
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与振
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死赴難之
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
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

彭濟執配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果配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五龍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直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竟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奔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曰松郡元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其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閭龍聚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二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符堅為姚萇所害晷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練三月庶人哭泣二日光於是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龍表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讖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无親而荆蠻以霸何也
業曰明公受天眚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
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
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
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
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
進退狼狽勢必太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
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
晃叛逆始尔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
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
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素娥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
眾攻瑕光聞之謂諸將曰三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眾咸以為不可
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幸率步騎二
万攻酒泉剋之進攻凉與穆引師東還路中眾散穆單騎奔驛馬驛

晉紀三十一

四

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巳瑞以孝武
太元十四年僭即二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
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子左將
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二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
子紹為世子謚其群臣于内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
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
請依二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
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立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巨
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立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巨言之殺巨投於南
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
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夫梯
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見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
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芳及其弟右將軍呂宝振
威楊範強弩實荀討之伏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軾歸

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強弩實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
夷大敗而歸光親討軋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揚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
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二萬
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抱罕
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胡
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
之于西河樂郡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
覆復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
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年僭
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
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軋歸從弟軻
彈來奔光下書曰軋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
豈令豎子鳩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
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且最使呂纂率揚軌實苟等步騎

正書記二十二

五

三萬攻金城軋歸率眾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
軋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
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抱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
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軋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
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軋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
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軋歸眾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
馬耿稚諫曰軋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
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軋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
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安徐待諸軍大集
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軋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
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
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
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
逃奔賞虜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

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
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
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
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
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
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竦轉禍
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
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
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曆
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
闇纂等凶武且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
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
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
曆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
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馮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
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曆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
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曆明善天文起兵其
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勸
兵推兄為盟主西龍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
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効豈可安榮其祿
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曆曆遣
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
擊曆軍破之遂入于姑臧曆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志甚
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曆者愆
然自若曆者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
擊曆者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曆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

靖郭磨香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鄉擁逼百姓為磨香膏齒鄉雅志忠貞有史典之操晚乘祭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茲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鷄鳴已於風雨郭磨香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實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鄉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香咀業綽有餘暇但與鄉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鄉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吝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香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香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食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香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軋歸楊軌聞磨香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關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

卷二十二

十

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二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偽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謀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鄉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

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且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曰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搆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疆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

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其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艱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變俱行變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粲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南訖大司馬譙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

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鬻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无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歎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祖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秃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秃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卒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万全之善纂不從度浩豐且河為鹿孤弟傳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无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傳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基見駿貌如生得真珠麗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

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石荀摩羅者曰婆言於纂纂曰潜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若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万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網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而更飲酒過度出入无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鹽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畚耒太守呂超擅

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許超於篡篡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篡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篡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篡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篡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篡篡下車擒超超刺篡系洞曾奔于宣德堂川騰与超格戰超殺之篡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篡首以徇曰篡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畚耒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眾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桓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

晉紀三十一

十一

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圍之為難且吾老矣无能為也超聞而登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万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篡系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卒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顯顯人无异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与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篡嘗与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篡篡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篡靈皇帝墓號白石陵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都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

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人不
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
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
唯泣訴昊天而精誠无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
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微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
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
无继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
卒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焚惑
犯帝坐有群雀鬪于太廟死者數万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
動群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求与姚興
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
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方
謀日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為墟前監
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

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
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
曰應龍以屈伸為靈亞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尽疆寇
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无如之何陛下宜思權
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上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
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
遣母弟爰子文武舊曰慕容筑楊穎史難閭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
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
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
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
請和結盟留穀万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
餓死者十餘万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
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尽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秃髮傳檀及蒙
遜頻來伐之隆以三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質珍寶請迎于姚興

與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万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尙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与陛下奉訣於此獻歎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迁至長安與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与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漢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瑠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嘔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孝及政昏親離衆叛曠自甫爾豐發蕭牆紹纂几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棄愧詔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躡遵彼屢復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綺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審晉朝杖義而誅醜虜則垣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曆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无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號其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彙。」彙字道業，因遇踰于世，僑故，僑門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僑僭即王位，改名軼，外以慕容缺為名，內實具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僑曰：「時來易矢，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僑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僑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僑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僑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僑問從之，及僑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為

晉記二十三

一

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冉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大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呂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承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已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符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懼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迤邐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

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為山之功奈何以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西復三京竊辱神聖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力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豈所謂負之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淫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

敗迹垂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共列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言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五豆豈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諧復見昭其國士之禮無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更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擄捕寶危坐數空誓之曰世云擄捕有神豈虛也哉若當其期頻得三盧於是擄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豈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于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鳥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繼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成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

鄴及垂至不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暉告于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兵騎千為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罷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二虜也主上寵同功在自不能銘澤誓言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乃莫分遠近眾至三萬濟河

五言紀二十二

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五言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符暉以巨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眾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眾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眾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眾數萬赴之眾至十餘萬丕遣石

越計農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
天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
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柱國
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
王眾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眾會垂立子
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讓
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遂脩前
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
深且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
盡眾赴京師然後脩復家國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
鄴見歸也太義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
耳今事已然恐車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
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龍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

冥契之重豈甚比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
便有二圖夫師起无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无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
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因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
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
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
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符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
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勤
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鄭城俘馘萬計斯誠
陛下神筭之竒頗亦愚臣忘死之効方將飲馬桂州懸旌闔會不圖
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監臣
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眾心内多
猜忌今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下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車赴限以

師程惟給斃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
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術懼有青
蠅交亂白黑丁寧夏夷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今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
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
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
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墮首臣既單車懸軫痛
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巨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
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
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
怒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竭兵止銳不
敢窮攻大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
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
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
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
以郡侯庶弘濟艱難劬勩烈何圖伯夷忽毀水操柳惠倏為滌夫覽
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
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動輔歆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堪懷好音
保之借老豈意玄雷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
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矢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
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
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
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鄴不固守中城垂墜而卿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
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
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鞅明
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
有此福勿履盈志止復有斯求塊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

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符不潛使丁零使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眾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莫亦突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莫亦突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符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眾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暉為符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符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符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直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

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眾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棄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真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黜后段氏以蘭氏配饗食博士劉詳重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符

堅冀州牧符定鎮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北符亮楷与定等書喻以禍
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
督遼之部眾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
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
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摠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
寶領侍中大单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
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為符堅所害者並招魂焚之
清河太守賀耕聚眾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
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闕城其尚書郎婁會見
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
進至乃身冒縲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
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
波之路陛下鍾白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
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

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
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立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堅且子
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
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眾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
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固於黎陽津夜濟躡于河南釗聞而奔還
士眾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
其眾釗单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二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
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
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安矣
且吾投老扣囊蓑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
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
慕容鍾率眾五万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
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輒開
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關永率精卒五万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

使請戰垂列陣于壘野之南農楷分為翼慕容固伏于兵于深澗與
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固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
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
將賈韜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
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部戶七萬六千八百
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
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
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眾八萬
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
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
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
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
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游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
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眾還者十二紹死之初寶至

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山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
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妄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曰魏人狃于參合
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
眾出參合穀金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
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涯于平城陷之收其眾三萬餘人而還垂
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帛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号哭軍中
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
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間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
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
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
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那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
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奉
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号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万年令堅准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孝士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言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為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大尉庫辱守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遺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薨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摠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蜀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

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毋段氏為皇右東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次女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群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疆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疆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眾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

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
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
棄大軍率騎二万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
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
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浞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与同謀
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林宗
旅弒寶精以義我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
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
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其盛謀龍衣會軍東
據龍城寶与其太子策及農隆等万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
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
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
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
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

權略過人臣等與之並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与皇
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差
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
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
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
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為變事
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
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
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
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
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
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三十餘人分龍衣農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
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輿騰斬會目不
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

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待御郎高雲夜率
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
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
丁零之眾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
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
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
平中原宜卷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興騰進曰今眾旅
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
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
龍城以慕容興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
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眾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
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眾咸憚征幸亂投杖奔
之騰眾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

五月二十四

三

為蘭汗所誦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眾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興
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
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
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興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眾皆響應會剋期
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
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
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弒之迁
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
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鹿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鹿終
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符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
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

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
覆敗俄而冲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
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
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
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
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
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次真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之子
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
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
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
進赴哀將軍張直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
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

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
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
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
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
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
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容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
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
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
汗乃止有李早衛雙劉志張豪張直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掌
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鄉良將士汗穆皆醉盛夜
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
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早張直襲誅之於是內外怙然
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
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娶弟建安將討

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真家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過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如我之太子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群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璩

晉紀二十四

五

秘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璩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垂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壽時矣武王之筭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至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並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

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鷓鴣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踈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於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秉令臣謂伊尹之動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

忠輔道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即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入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虺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

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龍表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早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惣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入大王魏龍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二万伐高句驪龍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率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

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龍襲盛事竟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閭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躡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閭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无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

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
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成晉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
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
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天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
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
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弟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
為大單于其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丞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符
貴人丁氏怨恚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
令自殺苑太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
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眾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
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
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符氏鑿雷光海清涼

池季夏夏盛暑者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
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
貴嬪符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龍襲契丹大破之昭儀符氏死偽謚
愍皇后贈符謨大宰謚文獻公三符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弟之禁
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
未幾而卒熙忿其妾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
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
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符氏
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寇城朕當与后乘輦而不聽
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
鄴之鳳陽明作弘光明累級三層熙与符氏龍襲契丹悼其眾盛將還
符氏弗聽遂棄輜重輕龍衣高句驪周行二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
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

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符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符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符氏死熙悲號躡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襜褕中有弊羶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符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是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殞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苑大之干符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蒿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蒿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長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竒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苑并符氏也馮跋誚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

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不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太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卿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與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難靡自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

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玄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裡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旅掎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輿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宜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能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竒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士木於驕心窮怨嗥於葦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馮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輿道明烈烈鞭笞其豪桀掃燕夷魏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

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